

随 笔

一纸侨批半世情

□张兴祥(宁夏银川)

好的影片,从不靠喧嚣造势,唯以真诚直抵人心。

近日与妻子同看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心绪久久难平。这部剧情片,无明星加持,无浮华布景,主创历时三年深入侨乡,取材于真实华侨往事与侨批文脉,演员多为本土素人。流量当道的今天,这份沉静与质朴,尤为珍贵。

时代洪流滚滚,世人皆如飘萍。百年前,无数潮汕儿女背井离乡,远赴南洋讨生活。山海相隔,音讯渺茫,离散与等待,成了一代人的宿命。幸而有侨批——银信合一的跨海家书,跨越万顷波涛,载着思念与担当,让漂泊的灵魂有处安放,让守望的家人心存希望。

影片以一纸旧侨批牵出两代故事:孙子远赴泰国寻亲,意外揭开一段被隐瞒半世纪的善意谎言——当年下南洋的祖父早已离世,是异国女子谢南枝

模仿笔迹、按月汇款,默默以“丈夫”之名,守护潮汕阿嬷一家十八年。没有激烈冲突,没有刻意煽情,镜头安静克制,但是其中的情义、隐忍与成全,却感人至深。

看到轮椅上白发苍苍、往事朦胧的谢南枝,我忽就想起母亲暮年的模样。晚年的母亲,记忆日渐模糊,常常竟会认不出我们兄弟姐妹三人。可血脉里的温情从不曾褪色——她总是下意识牵住我的手,轻轻贴在她的脸颊上,一遍遍摩挲。有时,她会定定地望着我的二姐,眼神懵懂,似在疑惑眼前人为何待自己这般亲厚。二姐总是柔声抚慰:“娘,我是您女儿啊。”话音未落,泪已先落。银幕光影与心底旧影重叠,一时令我百感交集。

身旁妻子亦热泪盈眶。影片里跨越山海的守望,让她念起当年漂泊南洋的姥姥。所幸

老人终得叶落归根,回到了我们身边,晚年安暖,于我们实是慰藉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动人处,是以虚构故事承载真实情感——它不渲染苦难,只描摹平凡人心中滚烫的善意与信义。个体虽渺小如尘,真情却可跨越山海、穿越流年。侨批泛黄,字迹褪色,但那份一诺千金与守护半生的温柔,永远温热。

人生匆匆,来日并不方长。所有隔山隔水的思念,终究抵不过眼前相守的寻常。珍惜身边人,守护手边暖,善待每一次相逢与陪伴,便是对岁月最好的回应。

正如冰心先生所言:“爱在左,同情在右,走在生命路的两旁,随时撒种,随时开花,将这一径长途,点缀得香花弥漫,使穿枝拂叶的行人,踏着荆棘,不觉得痛苦,有泪可落,却不是悲凉。”



盛放。
刘威摄

时 光

一绳荡尽旧时夏

□曹嘉伟(甘肃肃昌)

夏天,是荡秋千的好时候。

小时候,院子里有两棵树,一棵是榆树,一棵是槐树。两棵树离得不远,大人们就在上面绑了一架秋千。木板是旧门板改的,用粗麻绳吊在横梁上,绳子磨得起了毛,但可结实了。这架秋千,陪伴了我整个童年。

夏天的早晨,露水还没干,我就跑到院子里荡秋千。坐上去,两手攥紧绳子,脚一蹬地,身子就荡起来了。先是慢慢地晃,像摇船。然后越来越高,高到和横梁平齐,这时候就不蹬了,由着它自己荡回来,再荡出去。蝉在树上叫,一声比一声长,像是给我打拍子。

母亲有时在屋里喊:“别荡了,下来喝口水!”我说不渴。又说:“该写暑假作业了!”我说等一会儿。这一等,就是一上午。秋千荡到最高处,能看见邻家的丝瓜架。有时候,还能看见巷口卖冰棍的老头推着自行车,后座上的冰棍箱白白的,用棉被盖着。我喊他,他听不见,秋千又荡回去了。下次再荡到高处,他已经走远了。懊恼一会儿,又忘了,接着荡。

秋千不只我一个人玩。邻居家的孩子也来。我们排队,一人荡一会儿,数着数,数到一百下换人。有人荡得高,有人荡得矮。荡得高的人得意,荡得矮的不服气,说“再给我一次机会”。可是一次又一次,还是荡不高。后来我们发明了新玩法,两个人一起荡,面对面站着,你蹬一下我蹬一下,配合好了,能荡得比一个人荡时还高。配合不好,就歪了,歪了也不下来,调整调整再荡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里记载,荡秋千在唐代叫“半仙之戏”,说是荡起来飘飘欲仙。我们荡秋千,仙不仙不觉得,痛快是真的。

黄昏时分,太阳下山了,天还亮着,蚊子出来了,在腿边绕。这时候才肯下来。腿上被蚊子咬了几个包,痒得很,可是心里是高兴的。母亲在院子里泼了水,地上湿漉漉的,凉意从脚底升上来。晚饭摆在小方桌上,一碗绿豆稀饭,一碟咸菜,两个馒头。荡了一下午,饿了,吃得香。

后来院子里那棵槐树死了,砍了。秋千拆了,绳子还留着,放在杂物间里。每年夏天想起,想再架起来,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树了。再后来搬家了,院子里没有树,秋千再也没有荡过。

去年夏天回老房子看了看。院子还在,榆树还在,粗了不少,树杈上还有当年绑绳子留下的勒痕,我在树底下站了一会儿,蝉在叫,还是那么大声。

夏天又来了。要是还能找到两棵树,我想再架一架秋千。不用多高,能荡起来就行。

微 生活

小事养心

□欧兢兢(浙江宁波)

母亲忽然迷上了晒被子,不是那种随便搭在阳台栏杆上的晒法,而是认认真真地,挑一个晴天,把棉被抱到楼下空地,铺平,四角用砖头压住,然后搬一把小竹椅,坐在旁边,也不干别的,就看着。

我说妈,现在谁还这样晒被子,洗衣机都带烘干的。

她没接话,过了一会才说:“你闻闻,太阳晒过的被子,是香的。”

我凑过去闻了闻,确实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,干燥、温暖,像小时候冬天钻进被窝那一瞬间的安心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认真闻过什么东西了。

我在宁波住了六年,日子过得不算差,但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什么。每天上班下班,吃饭睡觉,日子像流水一样过,抓不住。

去年冬天,有段时间特别难熬。工作上出了差错,被领导说了几句,也不算多重,但那天晚上回到家,整个人就垮了。不是那种大哭一场的垮,是坐在沙发上,连灯都不想开,觉得一切都没意思。后来是楼下那个卖馄饨

的阿姨警醒了我。

那天晚上我下楼去买馄饨,阿姨正收摊,锅里还剩最后一点汤底。她看我脸色不好,也没多问,就多下了几个馄饨,还往碗里舀了一勺辣油,说:“天冷,吃点辣暖和。”我端着那碗馄饨坐在路边台阶上,热汤一口一口喝下去,辣油烧着喉咙,眼泪就那么掉下来了。不是因为委屈,是因为那碗馄饨太烫了,烫得我觉得自己还活着。后来,我和阿姨的关系,还是买馄饨、给钱、走人。但我记住了那勺辣油。

后来我开始留意一些小事情。比如早上出门,楼下那棵桂花树开了,整条街都是甜的。我以前走那条路从来不抬头,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。花很小,米粒一样,但密密匝匝挤在一起,开得那么认真。比如周末去菜市场,卖豆腐的老头总是把豆腐切得方方正正,码得齐齐整整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讲究,他说:“要对得起买的人。”比如下雨天,我会故意不打伞,走一小段路。雨水打在脸上凉凉的,有点傻,但那几分钟里,脑子是空的,什么都

不用想。

这些事,单独拿出来看,都不算什么。不会让你升职,不会让你发财,不会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。但它们像一根一根小小的线,慢慢地,把一个快要散架的人,重新缝了起来。

我后来想明白一件事。我们总觉得,要等一个大事来拯救自己——等一场旅行,等一个人,等一个转折点。但其实真正托住我们的,从来不是那些大事,是那碗多舀了一勺辣油的馄饨,是晒了一下午太阳的被子,是路边一棵不起眼的桂花树。大事是火种,但小事才是炭。火种来了,烧得猛烈,但灭得也快。炭不一样,它不声不响,一点一点地热着,你不注意它,但你离了它,就冷了。

母亲还在晒她的被子,上个礼拜给我打电话,说新弹的棉花,蓬松得很,让我回家拿一床。

我说好,挂了电话,我站在阳台上,看见楼下有人在遛狗,有人在收衣服,有人在跟小贩讨价还价。阳光很好,风里有桂花的味道。

我忽然觉得,这日子,其实也没那么糟。